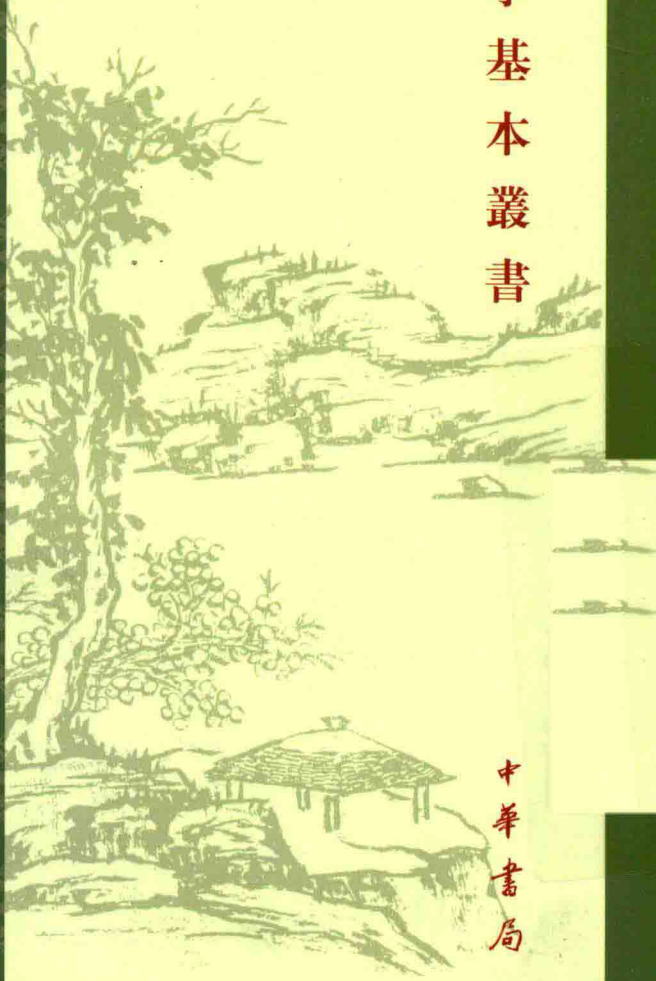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古詩十九首集釋



中華書局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12600-6



9 787101 126006 >

定價：20.00元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古詩十九首集釋

隋樹森
集釋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詩十九首集釋/隋樹森集釋. —北京:中華書局,
2018.6(2018.11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12600-6

I.古… II.隋… III.古典詩歌—詩歌欣賞—中國
IV.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15404 號

責任編輯:劉 明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古詩十九首集釋

隋樹森 集釋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6¼印張 · 2 插頁 · 130 千字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6001-11000 冊 定價:20.00 元

ISBN 978-7-101-12600-6

序

古詩十九首在中國文學史上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古代的四言詩在周朝充分的發達了以後，詩界便漸行沉寂，直到新體的五言詩起來，纔又另現出一番燦爛與光輝，而古詩十九首便是這五言新體詩的星宿海。它一方面繼承了詩三百篇，一方面又開了建安魏晉的五言詩的風氣。它的藝術價值也到了純熟的境界，它既有完整優美的外形，復有豐富充實的內容，而表現的方法，特具的風味，更是妙得難以用言語形容出來。它是五言詩的規範，後來的詩人，不但多受其影響，並且還有許多作家，如陸機、劉鑠、謝惠連、鮑照、鮑令暉、江淹、沈約、孟浩然、韋應物、楊億、洪适、陳襄、張憲、王闓運等，都有擬作，如果把這些詩收集起來，數量當也不少。這寥寥的十九首詩，真抵得上後來無數的篇什，所以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沒有不喜歡讀它的，鍾嶸評爲「一字千金」，決不是過分推崇之語。

古詩十九首因爲離我們的時代較三百篇爲近，所以讀起來比三百篇也容易懂，但是要想對於詩的脈絡及字句的意義洞澈的瞭解，也還有待於箋釋。茲爲便於一般讀者起見，所以勉強的來擔當了這件工作，編了這部小書。這部書共分考證、箋注、彙解、評論四卷：「考證」乃

論十九首產生的時代，關於這個問題，我覺得劉勰「比采而推，兩漢之作」的話，最爲可信。所以持論即以此爲歸宿。「箋注」則多集李善、五臣以來諸家之說，事義兼釋，務求詳備。每詩之下，復附以評說，以爲鑑賞之助；惟見仁見智，勢難盡同，故雖有抵觸，亦兼采而并收。「彙解」輯有劉履古詩十九首旨意、吳淇古詩十九首定論、張庚古詩十九首解、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朱筠古詩十九首說、張玉穀古詩十九首賞析、方東樹論古詩十九首、饒學斌古詩十九首詳解等篇，諸家之說，時或不同，迂曲之論，亦復多有，然作者體味詩意，揭發奧蘊，善言可取者，却也不少；何況詩無達詁，只要言之成理，我們都不妨一讀。并且這幾篇東西，有的頗不易得，現在把它們彙集起來，對於愛好十九首的人，想來多少總是有些方便吧？（此外還有金聖歎的古詩解、陳沆的詩比興箋論十九首之部、姜炳璋的古詩億等篇，因其內容似不如以上諸篇，故未收錄。）「評論」則多采自詩話詩選，此亦有助於讀者之研究與鑑賞；至其得失，則待讀者自決，不再加以辨析了。

這本書雖沒有許多自己的發明，但參考抄集，擇捨摘取，也頗費了些精力，然亦未知有助於研究古詩十九首者否耶？書中謬誤，當所難免，讀者如肯賜教，以便將來訂正，至爲榮幸！

目錄

序	一
---	---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一	一
考證	一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二	一九
箋注	一九

其一(行行重行行)	一九
-----------	----

其二(青青河畔草)	二一
-----------	----

其三(青青陵上柏)	二三
-----------	----

其四(今日良宴會)	二四
-----------	----

其五(西北有高樓)	二六
-----------	----

其六(涉江采芙蓉)	二八
-----------	----

其七(明月皎夜光)	二九
-----------	----

其八(冉冉孤生竹).....三

其九(庭中有奇樹).....三

其十(迢迢牽牛星).....三

其十一(迴車駕言邁).....三

其十二(東城高且長).....三

其十三(驅車上東門).....三

其十四(去者日以疏).....四

其十五(生年不滿百).....四

其十六(凜凜歲云暮).....四

其十七(孟冬寒氣至).....四

其十八(客從遠方來).....四

其十九(明月何皎皎).....四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三 彙解.....五

一 古詩十九首旨意.....上虞劉履坦之五

二 古詩十九首定論.....睢陽吳淇伯其五

三 古詩十九首解 秀水張 庚浦山 八

四 古詩十九首繹 如皋姜任脩自芸 九

古詩十九首繹序 如皋姜任脩自芸 一〇

古詩十九首繹後序 吳興王 康 一〇

五 古詩十九首說 大興朱 筠竹君 一〇

古詩十九首說序 平陽徐 昆后山 一三

古詩十九首說序 嘉定錢大昕竹汀 一三

六 古詩十九首賞析 吳縣張玉穀蔭嘉 一四

七 論古詩十九首 桐城方東樹植之 一三

八 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 旌德饒學斌勉庵 一四

饒勉庵先生古詩十九首詳解序 寶應王凱泰 一八

謹書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書後 旌德饒書升 一八

九 古詩十九首注 咸陽劉光蕢古愚 一〇

彙解卷後記 一八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四 評論 一九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一 考證

一

近來一般研究文學史的人，多半都把古詩十九首定爲東漢之作——認爲在西漢時，五言詩還不能產生——不過我覺得這種說法也還難成定論。古詩十九首中固然有許多是東漢的篇什，但却也不能說其中絕對沒有西漢的產物。

二

把古詩十九首定爲東漢以來的作品的，他們所持的理由很多，最重要的大概有六種：

(一)西京遺翰，莫見五言，故十九首非西漢作品。(六朝時人說，見文心雕龍)。(二)十九首用字有觸西漢皇帝諱者，故非西漢人作。(顧炎武說，見日知錄)。(三)十九首中有隳括樂府而成者，故非西漢人作。(朱彝尊說，見玉臺新詠跋)。(四)「促織」之名，不見於爾雅、方言等書，至漢末緯書始見此名，故十九首必非西漢人作。(徐中舒說，見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

(五)西漢有「代馬」「飛鳥」對舉的成語，然並不工切；東漢則有以「胡馬」「越燕」對舉者，有以「代馬」「越鳥」對舉者，均較工穩，十九首中亦有「胡馬」「越鳥」之對，其非西漢人手筆可知。(同上)。(六)洛陽之「洛」，在西漢人書中多作「雒」。據魏略及博物志，謂：漢於五行屬火，忌水，故改「洛」爲「雒」；魏屬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又復原字。據此則洛字爲兩漢人所諱，不應用，而古詩有「遊戲宛與洛」，可知此詩必作於漢魏間也。(胡懷琛說，見古詩十九首志疑)。不過我覺得這些理由並不充分，還不能把五言詩發生的時代決定爲東漢；現在先把這些理由加以檢討。

懷疑五言詩產生時代的舊說的人，每引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幾句話，認爲今所見的西漢五言詩，簡直都是贗品。但是在這裏我們須要注意：劉勰說的是「辭人遺翰，莫見五言」，十九首是無名氏的作品，並非出於辭人，當然是可以有的。其次，還要知道劉勰自己是認爲五言詩在西漢已經產生了的，因爲他還有「古詩佳麗，……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也」的話。復次，成帝品錄也不能說沒有五言（一），即使成帝品錄不見五言，也不能說西漢就沒有五言詩，因當時之詩，必有許多爲漢志棄而不錄的，那些詩中焉知決無五言？且自周以來，即代有五言，也足證西漢時有產生像古詩十九首那樣詩歌之可能。如詩經之中，不但有許多五言

的單句及連續至二句三句者，且還有通首爲五言者，如魏風十畝之間云：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即是。不過也許有人要說：這類的詩，句中有「兮」字，「兮」字是助聲之辭，不能算入字數，所以這種詩并非五言詩。是的，這話也是一理，那麼再找其他的例吧。詩經大雅縣第九章云：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這是沒有兮字的五言。這兩種詩，詩經中也還有些，我們無論承認它們都是五言也好，或只承認後者是五言也好，總之周代是有五言詩的。自此以後，五言詩仍是接著產生，如孟子離婁篇引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也是五言詩。這首詩中雖有「兮」字，但却如劉勰所云，實是五言的「全曲」，因爲這首歌是以「清」與「纓」爲韻，「濁」與「足」爲韻，并不以「兮」字爲韻，足證「兮」字完全是表聲的，并不入「句限」。又水經注引物理論曰：秦始皇起驪山之冢，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

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

這不也是五言嗎？

再就西漢來說，我們姑且承認蘇武、李陵、卓文君、班婕妤等人的詩出於後人依託，但也還能證明當時是有五言詩的。楚漢春秋中載有虞美人答項羽的歌，歌云：

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這不是與其他漢詩很相類的五言詩嗎？這首詩有人疑爲僞作，并非出於虞姬之手；但即使這首詩是僞作，它的時代却仍然很早，因爲據漢書藝文志云，楚漢春秋是陸賈所記。陸賈是漢朝初年的人，這首詩總是漢初的作品了。又，李延年是武帝時的協律都尉，他有一首很有名的北方有佳人歌云：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這歌除了無關重要的「寧不知」三個字，便是一首完全的五言（玉臺新詠即作「傾城復傾國」，如此便是純五言詩。）不僅是五言，而且它的韻味與十九首很相近。又漢書貢禹傳載武帝時俗

語曰：

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

這也是五言。宋書樂志載漢饒歌十八曲中的上陵，是宣帝時的產物，其中也有許多五言句，如云：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竿，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也是與十九首很相類的五言詩。又漢書五行志載成帝時童謠云：

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尹賞傳載成帝時長安中爲尹賞歌曰：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這也都是用五言作的。此外那時的民謠樂府之中，也還有此類作品。所以我們即使懷疑蘇李

等人之詩，但却不能說西漢沒有五言詩。西漢既有五言詩，當然也能產生十九首一類的作品。

認爲十九首非西漢作品的，還有一個很大的理由，就是詩中的「盈」字觸諱。顧炎武云：

孝惠諱盈，枚乘詩「盈盈一水間」，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可知爲後人擬作，而不出於西京。

顧氏所說的枚乘詩「盈盈一水間」，即是古詩十九首之第十首「迢迢牽牛星」那首詩；十九首除了這首之外，還有第二首中的「盈盈樓上女」，第九首中的「馨香盈懷袖」，也都是句中有盈字的。但是詩中有觸諱之字，并不能證明其必非西漢之作，因爲漢人的文章中觸諱的地方很多，以觸「盈」字的而論，即已不少，例如賈誼陳政事疏曰：「秦王置天下於法令……而怨毒盈於世」；鄒陽上書吳王曰：「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韋孟在鄒詩曰：「祁祁我徒，負載盈路」等都是。古直漢詩研究列舉漢人詩文觸盈字諱者有數十則之多，難道這些詩文也都是後人擬作嗎？古人有「臨文不諱」之說，所以有盈字并不能斷爲決非西漢人所作。

古詩十九首中生年不滿百一首，因爲與樂府西門行的字句相同者頗多，所以朱彝尊玉臺新詠跋便說這是文選樓諸學士裁剪長短句而作成的；但這也不成理由，錢大昕曾加以駁正，他說：

……或又疑生年不滿百一篇襲括古樂府而成之，非漢人所作，是猶讀魏武短歌行而疑鹿鳴之出於是也，豈其然哉？

據我們以理推測，樂府與詩有相同的地方，總是樂府在後，因為詩可入樂的。詩入樂而不合節奏，於是乃加以增損。如楚辭有山鬼篇，宋書樂志便有增減其字句而作成的今有人；曹植的七哀詩，宋書樂志亦有增加其字句而作成的明月篇；這都足證樂府中有改易他詩字句而成者。西門行當然也是與此情形相同，是改易古詩而成的。

「促織」之名雖不見於爾雅、方言等書，但因此便斷定明月皎夜光一詩為西漢以後的作品，理由也是不充足的。因為爾雅、方言等書，材料并不多，決不能把當時所有的草木鳥獸等物的種類及其異稱都完全記載在裏面；即在今日，我們也不能說從所有的書籍辭典之中，就能把現在中國各地草木鳥獸的種類及其異名都找出來，不用說爾雅、方言那種極不精密的書了。並且漢賦中的動植物之名，就有不見於爾雅、方言的，如枚乘七發「溷章白鷺」之「溷章」，當為鳥名；「淑謬蓐蓼」之「蓐」，當為草名；司馬相如上林賦「獬胡穀蛭」之「獬胡」與「蛭」當係獸名；然爾雅、方言均無記載。其他類此之例尚多，但決不能因此便懷疑那作品的時代。再說東漢以前的古書亡佚的很多，我們焉知在那些書中也無「促織」二字？復次，緯書中既有「促

織」之名，緯書是兩漢之物，即算是東漢的，那麼東漢既有此名，而此物又非那時來自他國者，我們也無法證明這個名詞即創於東漢。

從「胡馬」「越鳥」的對偶證明古詩十九首是東漢的作品，理由也不充足。對偶是中國文學的特色，在很早的典籍如書經、易經之中就有，楚辭及西漢的文章辭賦中對偶非常工緻的很多，如「朝搴」「夕攬」，「滋蘭」「樹蕙」，「墜露」「落英」（見離騷）；「囊括四海」「并吞八荒」（見過秦論）；「鸞鳳伏竄」「鴟梟翱翔」（見弔屈原賦）；「保母」「傅父」，「荆山」「汝海」（見七發）；簡直不勝枚舉。如說西漢的作者還沒有達到以「越鳥」對「胡馬」的程度，這是誰也不會相信的。如說西漢有不很工切的「代馬」「飛鳥」的對偶，同時便不會再有工緻的「胡馬」「越鳥」的對偶，也是沒有理由。何況我們即使承認有胡馬越鳥的行行重行行一詩爲東漢人作，也不能證明古詩十九首全是東漢的作品，因爲這十九首詩本非一人一時的產物！

至於青青陵上柏一詩，李善疑爲東都之作，說本明通，然從「遊戲宛與洛」的「洛」字證明此詩作於漢魏之間，便不成理由了。段玉裁說文注云：

雍州洛水，豫州維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紊。周禮職方：「豫州其川滎，雍州其浸渭，洛」……後人書豫水作「洛」，其誤起於宋裴松之引魏略曰：「黃初元年詔以漢火行